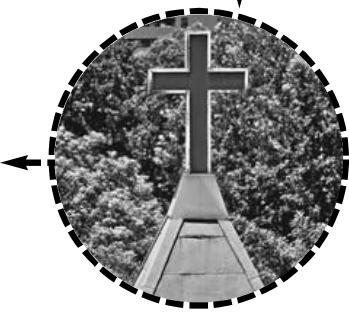


和平鐘聲

懷憶我的岳父母 — 吳南雄先生、夫人

◆陳啟宗



為了籌備和平教會慶祝六十週年紀念，高正吉兄邀請我們寄照片或稿件共同慶祝，使我不禁想和一些認識我的岳父母——吳南雄長老及陳雪霞長老娘的朋友，分享他們的一些事蹟。我相信他們在和平教會的事奉，很多人比我更清楚。所以，我只提一些有關我個人的事，來紀念他們。

我是在1959年從台中一中畢業，考



吳南雄長老夫婦

進臺大土木系，我的母會是台中柳原教會。要到臺北上學前，我的乾媽郭高碧華女士交代我，一定要參加和平教會，因為她跟吳長老娘在長榮女中時是最要好的朋友。（她們是終生的好朋友。）到台北後，我就開始到和平教會做禮拜，認識了黃耀東、陳光博、梁昭真等人。可是因為好玩，漸漸懶散，開始沒做禮拜，大一以後就很少上教會。吳長老及長老娘大概也因為忙，沒有特別招呼我，可能也忘了我的存在。

那麼，他們為何會成為我的岳父母呢？我大學畢業後三、四年，還沒有成家的意向，一些長輩都為我著急，我的乾媽是其中的一位。有一天，她

硬要我跟她去相親，對象就是她最好的朋友吳長老娘的大女兒，也就是我現在的太太，榮惠。我們交往一段時期以後，我就愛上她，而我也知道她喜歡我。當時我在蘇澳台灣水泥廠上班，就專程回台中老家向我母親求許可。沒想到，媽媽一口拒絕，理由是她不認識榮惠、不知道她的家庭。我恰好知道媽媽最好的朋友—溫愛伯母（陳夢蘭先生娘）認識榮惠的父母，我就請媽媽向她探聽。我回到蘇澳不到一週，接到母親的電報：「訂婚禮物已備好，何日訂婚。」（當時電話不普遍，長途電話貴得出奇。）我很好奇她為何那麼快轉變心意，後來她給我看溫

愛伯母給她的信，整封信，五、六頁都沒提及榮惠，反而都是稱讚榮惠的父母親，說他們是虔誠的基督徒，為人忠厚、良善、誠懇，經常熱心幫助別人，在社會上受人尊重……等等。

當我跟榮惠交往時，我的準岳母經常留我在家裏吃飯，總是用很豐盛的餐食招待我。有一次，有一大盤的整個的、整個的皮蛋（當時的皮蛋還相當貴）。我從來沒吃過皮蛋、也不喜歡那味道，所以都沒有去動我前面那盤皮蛋。我的準岳母以為我客氣，就挾了兩個大皮蛋放在我的碗中。我不好意思放回去，只好硬著頭皮，閉著氣，把那兩個皮蛋囫圠吞下去。後



來，榮惠常笑我說，是我那麼做作才能「騙」到她，她那裏能體會到我吞皮蛋的痛苦呢。

我的岳母凡事只為岳父、兒孫、及別人著想，她從未為自己打算。她很會理家、做事認真、又愛好清潔整齊。岳父母在1980年來休士頓，本來住在我家，跟我們相處得很好，也很疼愛我們的女兒和兒子。那時榮惠的二哥吳道明全家也居住在休士頓，可是因為職業的緣故，他自己一個人到北卡州上班，妻子和一女一兒暫時住在休士頓。岳父

母就搬到他家去，幫忙二嫂照顧兩個孫兒女。1984年

9月初，休士頓天氣特別熱，二哥家冷氣壞掉，我們請岳父母回我們這邊住，

岳母怕沒人照顧孫兒女，不肯回來。那週末，二哥從北卡回來，岳母又準備大餐給他補養。她平常血壓就高，加上忙碌，天氣熱又沒冷氣，睡不好，結果在一個星期天早上中風昏倒，緊急叫救護車送到醫院，我陪她坐救護車。六天後，沒受到身軀的痛苦，蒙上帝召回到他的身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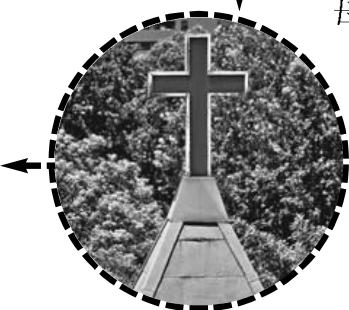
岳父吳南雄先生高中、大學到日本留學，大學畢業後回台灣成親，再到



日四十三年產影合同一執長任現會教老長督基平和
吳南雄長老為第二排右三

日本就業，在日本生了二男、二女。第二次大戰後，決定舉家回台灣。感謝上帝，岳父回台灣馬上就到政府機構上班，大概是因為表現好，很快就當主管級。蒙上帝的照顧，他一步一步地高昇，而且大部份都是所謂的「肥缺」。可是他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，非常的清廉，若是有商人以金條、現金賄賂，他總是把那些賄賂退回去。有一段時間，他擔任當時工礦公司材料處的處長。這個單位有不少貪污的機會。有一次，一個案件爆發，他前後左右的同事都被抓、送入監獄，只有他因為清清白白，照常當他的處長。

岳父回台不久，就與一些基督徒創辦和平教會，前後當了三十幾年的長



老。他沒有離開和平教會以前，一直負責和平教會的財務，有時教會的開支太多，他就自己掏腰包補貼。他跟岳母經常招待台大和師大的學生。今天，在美國的台灣人教會，還有很多人知道我的岳父母。來美國後，他堅持不再擔任長老職，可是還很受大家的敬重，是他的教會中無職位的領袖之一。

岳父個性溫和、委婉、不喜歡爭執；而我卻很剛硬。好幾次，我們遇到或看到教會內有不合理的事，我就衝起來，想求一個公道，岳父總會勸我得冷靜、禱告求上帝的帶領。他常常提醒我：「人不能做的，上帝有能力解決。」我現在常常想，若有他在身邊指導我有多好。他做人言行合一，人前人後沒有不一樣。榮惠的大哥在中學時，有一次問我岳父為人之道，我岳父愣住了，不曉得如何答。呆了一會兒，他回我大哥說：「你就學我的榜樣好了。」我們有誰能這樣對我們的兒女說呢？我要出國時，他送我一本聖經。他先把整本翻一次，所以我在念聖經時，不會因為兩頁貼住而跳頁。他也在他認為重要的經句下劃紅線。我很珍惜這本聖經，到現在都還保留著，可是因為經常翻閱，已經相當破損，我相信他不會怪我。

岳父因先天性腎臟不好，晚年需要洗腎，又經常要進出醫院。可是他從不怨天尤人，總是笑容滿面，照顧他的護士稱讚他為模範病人，他在醫院大部份的時間是在讀聖經和祈禱。在他去世前一、兩天的禮拜日早上，醫生告訴我們他病危，我們就通知他的教會的王武聰牧師。結果王牧師停止進行到一半的禮拜，帶領長老和會友們到醫院為我岳父祈禱。很多人因為他當時的安詳容貌，而受感動。

岳父也非常疼愛我的兒女。我女兒自願在他阿公的追思禮拜致辭，紀念她的阿公，結果是傷心得嚎啕大哭，沒辦法說完她想說的話。當時，她在離休士頓約四小時車程的大學念書。追思禮拜後回學校，因為想念阿公，晚上睡不著覺、哭泣。有一次哭得很厲害，她的舍監半夜打電話給我們，榮惠與我在電話中安慰她、讓她安靜下來。第二天一早，我開車接她回家休息了一個禮拜。我女兒在美國出生、在美國長大，跟阿公在一起的時間沒有多久，卻如此的敬愛阿公，這是岳父為人一個最好的證明。

我非常懷念岳父母對耶穌基督的愛，一生以生活言行見證主的恩典，所以，將他們的事蹟和大家分享。